

先施後報 不成國史

一部中國人在西域的千年歷程

西域

不只是傳說

三卷三冊

中國華僑出版社



西域

不只是传说

三绝三通

瀚海箫声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域不只是传说之二三绝三通/瀚海箫声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113-0694-4

I. ①西域… II. ①瀚… III. ①中国-古代史-东汉时代-通俗读物
②西域-地方史-东汉时代-通俗读物 IV. ①K234.109②K294.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1131 号

● 西域不只是传说之二三绝三通

策 划/千喜鹤文化

作 者/瀚海箫声

责任编辑/王 婧

特约编辑/苗水芝

装帧设计/视觉共振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276 千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0694-4

定 价/24.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 (010) 64446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目录

第壹章 皇帝应该懂点管理学... 1

- ◎ 海归新政 ◎ 炒作 ◎ 皇帝轮流做，明日到你家 ◎ 攻城快乐
- ◎ 爱拼才会赢 ◎ 人怕出名猪怕壮
- ◎ 男人哭吧，不是罪 ◎ 世外桃源 ◎ 秀才扛起枪
- ◎ 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第贰章 三国... 25

- ◎ 混血是一种优势 ◎ 礼尚往来 ◎ “分赃不均” ◎ 刘秀的预言
- ◎ 窝里反 ◎ 脱下征袍换长衫 ◎ 西域出了个贤
- ◎ 狐假虎威 ◎ 贤也有三只眼 ◎ 你伤害了我
- ◎ 管理是一门艺术 ◎ 又是那把椅子 ◎ 投名状 ◎ 专家的意见
- ◎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

第叁章 西出阳关无故人... 57

- ◎ 人精刘庄 ◎ 四海升平 ◎ 于阗初兴 ◎ 无间道
- ◎ 南北匈奴 ◎ 礼仪冲突 ◎ 王景治黄

- ◎ 西天取经 ◎ 有一种占领叫失败 ◎ 秀才很疯狂 ◎ 班超最合适
- ◎ 班超也要有个家 ◎ 风雪车师路 ◎ 汉家神箭
- ◎ 我乃范羌 ◎ 有一种撤退叫胜利

第肆章 一个人的战斗... 89

- ◎ 西域海伦 ◎ 他总是心太软 ◎ 求人不如求己 ◎ 班超的策划书
- ◎ 班超的烦恼 ◎ 幕后黑手 ◎ 迷雾中的贵霜
- ◎ 鸿门宴 ◎ 半夜鸡叫 ◎ 统一大计 ◎ 地雷
- ◎ 姐姐的爱 ◎ 我要打匈奴 ◎ 胳膊拧不过大腿
- ◎ 窦宪老兄，天下无敌 ◎ 天作偶合
- ◎ 千里追踪

第伍章 不要迷恋他... 121

- ◎ 求婚不成 ◎ 抢亲 ◎ 吃饭是个大问题 ◎ 西域都护府重新开业
- ◎ 这个国家姓窦 ◎ 外甥终于行动了 ◎ 北匈奴的末日
- ◎ 胃溃疡 ◎ 汉军远征 ◎ 张纡好毒 ◎ 这就是爱
- ◎ 消化不良 ◎ 逼上梁山 ◎ 梦回大漠 ◎ 敲山震虎 ◎ 萝卜开会

第陆章 再回首，玉门依旧... 155

- ◎ 副官甘英 ◎ 商人的春天 ◎ 小鬼涿鞮 ◎ 啊，大海全是咸水
- ◎ 就这样算了吧 ◎ 归来吧 ◎ 任尚的新思路
- ◎ 糊涂庙糊涂神 ◎ 猫抓老鼠 ◎ 鸡肋
- ◎ 沟通很重要 ◎ 羌人称帝 ◎ 添乱 ◎ 就差钱

第柒章 子承父业... 187

- ◎ 不抛弃，不放弃 ◎ 合脚的小鞋 ◎ 态度决定一切 ◎ 龟兔赛跑
- ◎ 打的都是钱 ◎ 大月氏的黑手 ◎ 还乡团
- ◎ 经验很重要 ◎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 ◎ 张珣的现身说法 ◎ 虎父无犬子 ◎ 沟通从心开始 ◎ 西域谁人不识吾
- ◎ 太监、皇帝和外戚的三角恋

第 捌 章 最是夕阳红 . . . 217

- ◎ 匈奴退场 ◎ 一个都不能少 ◎ 太守指挥都督
- ◎ 做人要厚道 ◎ 仇恨的种子 ◎ 借刀杀人 ◎ 局中局
- ◎ 狸猫换太子 ◎ 阿罗多事件 ◎ 大清洗 ◎ 疯狂的太监
- ◎ 那一跪 ◎ 再见，西域

第壹章

皇帝应该懂点管理学



海归新政

西出阳关就是西域。那里有广博的大漠，有积雪经年不化的天山，有灿若星辰的点点绿洲，也有空气中弥漫着的挥之不去的汉朝气息。这是一百多年的积淀。绿洲上随处可见汉朝式样的民舍，旷野里也是一片片的汉式农田，集市上更摆满了各种各样汉朝的稀罕玩意儿，就连官道上疾驰而来的这一支队伍也熏染着浓厚的汉朝气息。

领头的是两个年轻人，年长的是莎车王康，年轻一些的则是他的弟弟贤。满脸的征尘掩盖不住深深的哀容，如果不是军情紧急，兄弟二人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匆忙出征。正值居丧期间，他们应该在灵前为老父亲多尽几天孝。

提起康和贤的父亲——老莎车王延，那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见过世面的、到过大码头的学者，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长安做质子，可以说是生在莎车，长在长安。未央宫的巍峨、街头闹市的繁华、奇形异状的各国商人、规模宏大的上林苑，这些对于年轻时候的延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同时也是康和贤小时候百听不厌的故事。当然长安不只有这些，还有灯红酒绿、绿树红墙，以及数不尽的游乐场所、奢靡之处，但是这并不是延眼里的长安。

在延眼中，长安是书声朗朗的太学，是高效运作的政府，是井然有序的暮鼓晨钟，而延更关心的是什么造就了汉朝的强大和开放。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同是质子，有的入蚕室、受宫刑，有的浑浑噩噩、得过且过，而延在长安这些年学会了汉语，甚至可以登堂入室，虽然没有文凭，却也是自学成才。知识就是力量，学得越多，延越感受到汉家经典的博大，越觉得自己的渺小。

回国登基之后，在长安学到的知识自然就派上了用场，延对莎车进行了彻底的改革。莎车有一个优势，就是距离汉朝的屯田据点比胥鞬很近。那就是一个现成的学校，现成的示范田。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莎车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延也越来越无法理解玉门关内所发生的一切：祥瑞频生、王莽代汉、巡游展览……也难怪，王莽代汉这样高深的理论、尖端的实践，对于延这种自学成才的人来说，理解起来确实有些困难。

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延不得不绷紧了神经。匈奴塞下示威、戊己校尉府叛乱、乌孙大小昆弥的使者遭受冷遇，尤其是焉耆攻杀都护使但钦，使得延感到震惊，更震惊的是新朝对此并没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延可以理解焉耆的行为，却不能原谅焉耆对秩序的破坏。因此，天凤三年（公元16年），王俊发动焉耆战役的时候，莎车王延毅然派出了大队人马随行。可是这一仗不仅没有解决问题，还使得西域的形势急剧恶化。

当年王俊兵分数路出击焉耆，自己却先中了焉耆人的反间计，导致全军覆没。都护府与焉耆两地相距四百多里，说近不近，说远不远，不是一天能够到达的。搞个长途奔袭不行吗？那样的话，累个半死，强弩之末，正好被收拾。王俊的作战方案是分兵数路，分进合击。这就给焉耆提供了各个击破的机会。

得胜后的焉耆联军没有停息，直接挥兵杀向李崇、龟兹联军，傍晚时候就到达了对方的临时营地。咋这么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原来焉耆的游骑早就盯着新军各路人马的行军路线。这一仗对焉耆来说也是生死之战，胜则存，不胜则亡，怎么能不慎重？

这是一场真正的偷营劫寨。李崇、龟兹联军也就五千人上下，而焉耆联军却有万人以上。关键是李崇完全没有想到会在半路遇到焉耆人的主动攻击。营寨被劫，李崇且战且走，等到天明的时候才摆脱焉耆的纠缠。再回头一看，身边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待他退到都护府收拾残部，以现在的力量再坚守已经不可能了，李崇不得已放弃都护府，跟随龟兹余部退向龟兹。

这一仗莎车由于人多势众独当一路，可还没见到焉耆人，就得到了新军已经战败的消息，莎车人也就不得不暂时退回莎车，静观其变。

然而凯旋的焉耆军看到的也不是热腾腾的饭菜，而是尸横遍野、残墙断壁。家被戊己校尉郭钦率领的部队给抄了，这个结果使焉耆人感到既愤怒又恐惧。恐惧的是自己的境况还没有得到改善，甚至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当务之急是清除在车师的戊己校尉府，打通与匈奴的联络通道。

戊己校尉郭钦和左帅何封在凯旋之后就失去了都护府一千人马的消息。战场

就像冰冻了一样，五威将王俊等人音信皆无。探马派出去十几拨，都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的消息。各种传言都有，就是没有乐观的。直到数日之后，才得到准确的消息，败了，王俊战死，李崇去向不明。

郭钦和何封两人闷坐半晌，默默无语。还是戊己校尉郭钦反应快，眼前浮现出一句兵法：打不过，跑。这么熊，还没打就想着跑？这可不是熊不熊的问题。都护府与戊己校尉府在西域是互为犄角，戊己校尉府在后面，更重要的职责是护路、屯田。现在都护府已经不存在了，戊己校尉府就是一枝独秀，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而且很可能要两面受敌，西面的焉耆和东面的匈奴均对其造成威胁。

更重要的是粮食问题很难解决。此次兵出西域一直在运动中，并没有机会屯田，现在已经快到六月了，下种基本来不及了。那么，下半年的伙食要全靠从关内运输。一旦发生后续战斗，粮道被截，戊己校尉府这几千人很可能就交待在这儿了。不战而退确实很难看，但是，现在可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不打无准备之仗，撤。

大军撤回敦煌不久，李崇的求救信和请罪折也到了。随后，新军以两关为依托，又同焉耆、匈奴联军大战数场，不利。新军望着西域的李崇也是无可奈何。

那么，李崇为什么不绕到西域南路回国呢？原来李崇手上能战斗的也就不到一千人，还拖家带口的有很多女眷，绕到西域南路是一次新的远征。失去城郭的保护，征途漫漫，那才叫铤而走险。

一晃数年过去了。匈奴在西域的行动越发肆无忌惮，在龟兹的李崇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这时，李崇心力交瘁，撒手西去，都护府一千人等进退维谷。

莎车王就是为此才千里迢迢赶到龟兹的。莎车王康决定按照父亲的遗愿，继续维系与中原王朝牢固不可分的关系。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护好龟兹的都护府李崇余部。

此时的西域各方势力正在重新洗牌。匈奴虽然重新控制了西域，但也不能面面俱到，而且由于缺乏像汉朝那样的文化感召力，并不受各国人民欢迎。与此同时，西域各大国也摩拳擦掌，纷纷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莎车王康出兵龟兹，迎接都护府余部南下。

与其说是迎接，倒不如说是抢。都护府在西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可以说是一个优质品牌。因此谁拥立都护府，就等于拥立汉朝，就等于成为西域人民所喜爱的汉德代表，就可以在争霸过程中掌握道德制高点。姑且不说都护府的品牌效应，单单是都护府余部的一千多人本身，就是一个财富。他们所拥有的知识、技

能对西域任何国家都是宝。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匈奴强大的压力之下，龟兹也一直保护都护府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莎车王康如愿以偿地将都护府余部接到了莎车，潜心经营自己在西域南部的势力，却也因此不得不面对来自匈奴的更大压力。公元29年，莎车王康檄书河西，探寻中国的情况，可是玉门关以内还是一片混沌。

在玉门关内接待莎车使者的是河西五郡联盟主席窦融。面对莎车使者，窦融百感交集。他既为汉朝在西域的赫赫声望感到自豪，又对莎车王父子诚心向汉的举动感到钦佩，不禁暗自庆幸，看来自己万里归汉的选择还是对的。但面对莎车使者的疑问，窦融又感到无法回答，这么多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一闭上眼睛就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炒 作

窦融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河西人，他能够来到世外桃源的河西，也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客观地说，窦融在王莽新朝的生活还是很不错的，曾经担任过强弩将军司马，参加过剿灭翟义的战斗，还立有军功。而且窦融有个妹妹嫁给了王莽的大司空王邑，也算是皇亲国戚。如果天下太平，一直这么生活下去，也不失为一种平淡的幸福。

可是天不遂人愿，王莽的新政改革不仅没有解决人口与粮食的根本问题，而且各种政策一并出台，交织在一起，把上上下下都打蒙了，就此还激化了矛盾。偏偏这个时候老天爷又来捣乱，可以说是天灾人祸，局势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先说说天灾，那几年，天灾不断。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发生了蝗灾；天凤二年（公元15年），邯郸以北发了大水；天凤三年（公元16年），又下了大雨雪；之后几年，又连续大旱。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地的起义风起云涌。可是人总要吃饭呀，有的人吃不上饭了，没办法就啸聚山林，也就是砸个响窑、吃个大户；由于法律太严苛，有的人举手犯禁，也没有办法生活，不得不揭竿而起。少的数百人，多的上万人，今后乱世中的主要角色基本上都聚齐了：新市人王匡、王凤，南阳马武，颍川王常、成丹，还有琅邪的樊崇，等等。

再说说人祸。大约地皇二年（公元21年）到地皇三年（公元22年），有新的谶言，不止一个，而是一连串谶言在民间广泛流传。“汉家当复兴，李氏为辅”，“星李扫宫室，刘氏当复国，国师公姓名是也”，又有说“刘秀为天子”等等，不

一而足。当然，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地皇元年，也就是公元20年，就有人直接上书请王莽下台，比传播这些谶言更光明正大。此人便是汝南人郅恽。他精通天文历学，经过自己的测算，就直接上书王莽。希望王莽缴枪不杀、主动下台，没准儿还能获得优待。当时王莽没在意，只是生气，并没把郅恽怎么样，也就是关起来了事。

现在这种流言传播开来，王莽心里犯嘀咕。作为以祥瑞、谶言起家的开国皇帝，王莽知道舆论的厉害。对于传播谶言的人，那就是杀无赦。可是谶言不长脚，贴着墙根跑，传播得很快。这种谶言也好、流言也好，肯定地说，都是人做出来的。

王莽关心这些谶言，天下人也在讨论这些谶言。然而有一个人比王莽更关心，那就是南阳的刘秀。

在南阳地区居住着刘氏兄弟三人，刘縯、刘仲、刘秀，他们都是刘氏宗亲。这哥儿仨与当年刘邦兄弟有一比，只不过顺序调过来了。这次是作为哥哥的刘縯胸怀大志，不仅不事农桑，而且是破家革命，广交天下豪杰，真有干一番大事业的意思。春申君门下三千客，刘家虽然没有那么多钱，但也养了不少豪侠之士，放到现在，就是组成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与此相反，弟弟刘秀似乎很平庸。刘秀最喜欢的就是干农活，这绝不是三国刘备的韬晦之计，而是发自内心的自得其乐。当然刘秀也不是什么老实孩子，想想黑社会老大的弟弟能老实到哪里去？只是出头的事都有大哥，刘秀表现得比较低调，给人的印象便是老实得很。喜欢干农活倒是确有其事，不过这也不妨碍刘秀对家族事业的关心。要说刘縯从事的事业刘秀参与得不深，倒有可能，根本没参与却是天方夜谭。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大旱，收成特别差。这一年的春天，王匡、王凤、马武等领导的“新市兵”从北面进入南阳地区。当年秋天，平林人陈牧、廖湛起兵响应，号称“平林兵”。南阳地区纷纷攘攘，热闹开来。

此时刘秀正在新野避难。年景不好，刘家又养了那么多士、那么多猛人，这些人参差不齐，干什么的都有。在这动乱的年代，搞点小偷小摸、劫个道之类的副业，肯定是常有的事。在公安局里肯定是挂了号的，打黑防黑，这些人便是打击对象。奇怪的是经常出头的刘縯倒没事，好孩子刘秀却要出逃避难，真是一个讽刺。当然，刘秀去新野也有别的营生，就是经常到宛城卖粮。刘秀真不愧是一个好农民，虽然是灾年，刘秀的土地却是大丰收，确实与众不同。

同全国人民一样，南阳人民也在讨论关于谶言的消息。而且“汉家当复兴，

李氏为辅”这一句，据说就是宛城人李守的儿子李通首先传出来的。经历过王莽密集的谶言、祥瑞轰炸，人们对这东西还信吗？

谈论本身就是小心翼翼的验证。尤其是有大儒、名人、专家学者在场的时候，更希望这些人能透露一些所谓的内部消息、专家意见。所谓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对刘秀来说便是如此。是呀，“刘秀为天子”，为什么只能是国师公刘秀，而不是我种田的南阳刘秀？

这个谶言肯定不是给刘秀预备的。作为一个农民，刘秀还没有那么大的知名度。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即使当着刘秀的面也不忌讳。对于刘秀舍我其谁的言论，大家也只是付之一笑，童言无忌嘛。

刘秀到新野避难这件事很快就被李通知道了。于是他就派自己的叔伯兄弟李轶去探刘秀的口风。李轶也是一个喜欢张罗事的人，就把自己得到的内部消息，详细地向刘秀解说了一遍。李通的父亲李守早年做过刘歆的学生，如果谶言是刘歆造的，李守很可能就是最早知道的那批人之一。

对于李轶这些所谓的谶言，刘秀非常戒备，因为两家有仇。李通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兄弟申徒臣，按照现在的说法是名医。这人要是本事一大，就容易牛。申徒臣虽然是名医，可是架子很大，谁也求不动。高兴就给你看，不高兴就见死不救，就是黑社会头子刘縯来求也不好使。结果刘縯一生气就把他杀了，要不怎么说是黑社会呢。有了这层血仇，刘秀对李氏兄弟的意图很疑惑。造反是要砍头的，传播这种谶言也差不多。

为了表示诚意，李通就把刘秀请到家里，要亲自出马说说看。一见面李通非常热情，就要同刘秀握手。一握不要紧，一把尖刀从刘秀的袖筒里溜了出来。对于刘秀的谨慎，李通也没在意，表示理解。

两人相见甚欢，相约一起干一番事业。李通兄弟看得那么准，一眼就看出刘秀有天子命？倒不是看得准。在南阳这一片，也就是刘縯、刘秀兄弟还有些声望，可以商量大事。其实，李通更看重谶言的后半句：“李氏为辅”。至于哪个刘氏当立，对李通兄弟来说都一样，先抓住一个再说。李通的计划是在立秋这天，趁着军队教练骑射的时候，劫持郡守起兵。

于是，李通就派遣李轶同刘秀一同回春陵，召集人马一同起事，遥相呼应。

刘秀与李轶回到春陵的时候，刘縯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地皇三年（公元22年），刘氏昆仲起兵反莽，目的很明确，就是恢复汉家江山。大部分的刘氏宗亲对于起兵反莽的反应都是避之不及。谁不想过安稳日子，取得天下后的美好前景毕竟是太遥远了。正在大家惶惶不安的时候，一身戎装的刘秀出现在众人面前。

刘秀这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使众人安定下来。是呀，老实人都反了，我们谁不比刘秀强啊，还犹豫什么？

刘秀的这种表现确实异乎寻常。刘秀平时似乎没什么大志。娶妻当娶殷丽华，做官当执金吾，这就是刘秀表现出来的。但是刘秀这个人很迷信，非常迷信图谶。对于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刘秀更是坚信不疑。按照现在的说法，这就是他的精神支柱。

皇帝轮流做，明日到你家

刘缤兄弟这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李通那面却出了问题。李通的父亲李守还在京师长安。你这边起兵反莽，痛快了，老头儿咋办？李通就派自己的堂弟李季到京城报信。没成想李季病死在路上，书信什么的就落在了官府手里。结果是落了个满门抄斩，当然，主要人物李通、李轶等人成功逃亡了。

不管怎么说，起兵了。创业艰难百战多，有点挫折也很正常。至于谁能看到最后的胜利，就各依天命了。起兵之后，刘缤联合新市、平林兵共同行动，协调作战，在经过小规模胜利之后，兵锋直指宛城。

宛城是当时国内的六大都市之一。这六大都市分别是长安、洛阳、临淄、邯郸、成都、宛城。历史上宛城出了很多牛人，只值五张羊皮的百里奚、大商人陶朱公，西域名人张骞的封地也在这儿。宛城不仅人口密集、商业发达，而且交通非常便利。宛城与北面的洛阳，西北面的长安，形成一个大三角，构成了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经宛城向西，可以经武关到长安，向北就是伊水流域的洛阳，东面则是江淮地区，南面可以控制荆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刘缤的眼光还是很准的，一出手，就看上了兵家必争之地的宛城。

这天趁着大雾弥漫，刘缤就想来个偷袭，结果反而被人打了埋伏。这一战损兵折将，刘秀的二哥刘仲、姐姐刘元，以及几十口亲戚都交代在这里了。刘秀现在体会到了对敌斗争的残酷，这一年，刘秀二十八岁。

初期的挫折并没有影响刘缤的革命热情，逆境之中刘缤表现出了远见卓识。经过一番周旋，刘缤联合了周围的平林、新市等数股义军统一行动。各部首领开始有了名号，而且按照汉军的制度制定了文书、号令、旌旗，实行了正规化管理，不再是草寇了。

都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可是，这些起义队伍中一旦有了秀才，有了奋斗

目标，就不得了。有了组织就有了战斗力，随后联军击败宛城太守，以及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领导的政府军，并且包围了宛城。

人怕出名猪怕壮，王莽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到了宛城方向。以刘氏宗亲为号召力，对于王莽内心的杀伤力非常大。自天下混乱以来，王莽第一次感到什么是害怕。尤其是看到义军首领已经升官，不再是道德风尚委员会主任领衔，而是自称将军，王莽更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心腹大患。

公元23年，也就是刘氏兄弟起兵的第二年，南阳附近的义军已经发展到了十多万的规模。简单的联合已经无法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了。统一领导，真正成为一支队伍，便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最高领导的候选人有两个：代表南阳群豪的刘縯和代表新市、平林的刘玄。

统一政令、军令虽然是各方的共识，但是由于见识的不同，理解也不同。平林、新市的将领们希望直接称帝，一步到位，甚至皇帝都选好了，就是时称更始将军的刘玄。其实，这些人主要还是不喜欢刘縯，啥都搞正规的，一点都不自由。刘玄就比较好说话，人也比较懦弱，好控制。

然而，皇帝位不是免费派发的肥皂、洗衣粉，先到先得，送完拉倒。这么早就称帝，在政治上无疑先把自己孤立起来了。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样做就等于同所有政治势力对立起来。同王莽的关系不用说了，必将遭到王莽的疯狂镇压；同其他义军的关系也将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都是造反的草头王，谁拜谁呀。天下大势未可知，现在称帝太早了。

这就等于给刘縯出了个难题。刘縯虽然嘴上不说，要说也都是些冠冕堂皇、堂堂正正的东西，但心里也是瞄着皇帝位的。因此，刘縯希望先称王过渡一下，达到统一军令的目的就可以了。至于是否称帝，要等推翻王莽之后再说。到时候择贤而立，也不失封侯之位。

虽然刘縯是义正辞严，但平林、新市等地的义军将领们却等不及了，要即刻把名分定下来。同年，改元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玄正式称帝。

更始元年是一个分水岭，正式拉开了群雄逐鹿的序幕。当年匈奴五王争霸时曾游荡在人间的计算机病毒再次启动，这一次是批发皇帝。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这一年里，就先后产生了四个皇帝、两个割据势力：更始帝刘玄、汉帝刘望、伪汉帝王郎、淮南王李宪、上将军隗嚣、辅汉将军公孙述。

而诞生这些皇帝的催化剂就是随之而来的昆阳大战。

攻城快乐

昆阳位于宛城、洛阳、长安大三角的边缘地带，在宛城与许昌之间。城不大，地理位置也不是很重要，却一战成名。更始皇帝刘玄登基之后，为了掩护围攻宛城的大司徒刘縯，于当年三月派刘秀与王凤领兵北上，先后攻占了昆阳、定陵、郾城，试图阻击从洛阳方向来的新莽援军。

此时在长安的王莽有点焦头烂额。各地的义军已经逐渐形成气候，除了南方的更始皇帝刘玄之外，还有北面以樊崇为首的赤眉军。一南一北，虽然没有联合，却也遥相呼应。王莽本来的计划是以王匡、哀章对付赤眉军，严尤、陈茂讨伐宛城一带的义军。可是严尤、陈茂却不是刘縯的对手，现在刘玄又称了帝，王莽就更着急了。

王莽很快就派遣司空王邑、司徒王寻到前线洛阳，统一指挥对刘玄军的战争。这次王莽是下了血本，不但把全国各地懂得兵法的人都派到军中，而且还从各郡抽调精兵，集结了四十二万大军，号称百万。此外，还派出了一支特殊的队伍——狼虫虎豹，希望能起到奇兵的作用。试图一举荡平在南阳的所谓小朝廷。

不知不觉王莽就把棋走重了。四十二万大军，可以说新朝精锐并出，胜了便万事大吉，一旦有闪失，接下来就是残局了。况且这么多兵，指挥起来也是个问题。历史上能指挥四十万人的将领没几个，也就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一下子给王邑、王寻这么多人，弄不好他们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当王莽把四十万人交给王邑、王寻的时候，他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把身家性命、江山社稷交了出去；王邑、王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将扮演丑角，丑角当然也是可以名传千古的。

新莽大军西出洛阳，在颍川与严尤、陈茂会合，就来到了昆阳城下。此时宛城的战局已经不容乐观了，新莽在宛城并没有多少驻军。虽然守城的将领岑彭用兵老到，但是也架不住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再加上刘縯大军的猛攻，形势岌岌可危。一旦更始军拿下宛城，挥师东进，胜负就不好说了。所以，严尤就建议王寻，舍弃昆阳，或者干脆派个十万八万的把昆阳围起来，大军直扑宛城，与更始军在宛城决战。真要是这样的话，故事就是另一个结局了。

可是王寻却有自己的想法，四十万大军，见佛杀佛，见人砍人，怎么能遇城